

文采風流吳芳吉

袁 宙 宗

吳芳吉的詩才人品

詩窮而後工，白屋詩人吳芳吉的一生，可說窮迫坎坷，頗具傳奇。但他能潔身自好，篤盡孝思，秉持正義，始終不變，可謂難能。巴蜀天府地理特殊，幾位大詩人如司馬相如、李白、蘇軾等所經歷的一生都是波瀾萬丈。吳芳吉四川江津縣人，字碧柳，號白屋吳生，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卒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九日，年僅三十六歲。雖享年不永，但一生變化多端。平心而論，吳芳吉對於詩的成就，並不亞於司馬相如、李白和蘇軾三大大家，「白屋詩稿」共選輯他的作品五十一首，餘未入該集者猶多，可惜時代的變遷，作詩的風氣遠不如從前，所以這位在詩學方面成就非凡的大詩人，他的聲名，就遠不如李白、蘇軾那樣名聞遐邇，家喻戶曉，人人稱誦了。

「婉容詞」泳舊而涵新

吳芳吉的詩作成名於新文學運動以後，但他涵泳於舊詩已久，且吸取新時代的風氣，他的作

品既非全舊，亦非全新的白話體，乃以通俗自然的筆調寫出，娓娓動人，妙趣橫生，他的名作「婉容詞」中的男主腳張真如，是一位哲學博士，從歐美遊學回國曾任四川大學校長，張真如卸任川大校長移交給程天放。張真如與元配婉容結婚後出國，因別戀一美國小姐，寫信叫婉容另行改嫁，這位從一而終的少婦痛心之餘，便跳河自殺了。目前在台的許多四川人士可能都見到過四川永寧縣城中的鐵濯山之麓，荒煙漫草間有一座無人祭掃的墳墓，墓前立有小碑一塊，碑上刻着「亡女婉容之墓」，許多人談起這位不幸的女子，不禁悽然下淚，唏噓無已。

吳芳吉名作「婉容詞」全文很長，略舉數段：

天愁地暗，美洲在那邊？剩一身顛連，不如你守門的玉兔兒犬，殘陽又晚，夫心不回轉。

自從他去國，幾經了亂兵劫，不敢治容華，恐怕傷婦德；不敢出門閭，恐怕污清白；不敢勞怨說酸辛，恐怕虧殘大體成

瑣屑。幸住小姑手，圍著阿婆膝，一心裏，生既同衾死共穴，那知江浦送行地，竟成望夫石；江船一夜語，竟成斷腸訣！離婚復離婚，一回書到一煎迫。

吳芳吉這篇詩寫成於民國八年八月，正當新文學運動以後，他以通俗的詞句，寫出哀怨的情懷，使人讀了迴腸盪氣，不忍卒讀。以下一段寫婉容死前的心理和悲痛：

錯中錯，天耶命耶？女兒生是禍，欲留我不羞，只怕婆婆見我情難過！欲歸我不辭，只怕媽媽見我心腸墮！想姊姊妹妹當年伴許多，奈何孤單竟剩我一個……

喔喔鷄聲叫，啞啞狗聲咬，鏗鏘壁鐘三點漸催曉；如何週身冰冷尚在著羅綃？這簪環齊拋，這書札焚掉，這媽媽給我荷包，繫在身腰，再對鏡兒瞧一瞧，可憐的婉容啊，你消瘦多了！記得七年前的此夜，洞房一對璧人嬌，手牽手，嘻嘻笑，轉瞬今朝，與你空知道！……

以下寫婉容在黎明前投江而死的經過從略。

爲父鳴冤 堅守正道

吳芳吉，一生經歷，很是傳奇，幼年居住重慶，父親經商失敗，身入囹圄，那時他尚不知情。母親因生活無着，帶着他回故鄉江津謀生活，勉強送他入學，後來有人告訴他父親被監禁在重慶的事，他終日悲痛流淚，無法安心讀書，師友們感動之餘，資助旅費，讓他前往重慶探望父親。他苦心構思，寫成了千言以上的「辯冤狀」，去到重慶衙門喊冤，重慶縣長看他孝心可感，釋放他父親回鄉，從此吳孝子的名聲傳播鄉里，鄉親們接濟他讀完小學。民國元年，他去到成都考取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轉入北平讀書。第二年，同



白屋詩人吳芳吉遺照。

學黃禮在課堂上提出問題詢問美籍女老師，這位女老師認爲學生黃禮態度不好，請求校方開除黃禮學籍，同學們心抱不平，推出代表十人請求校長收回成命。校長大發雷霆，認爲學生聚眾要挾，將十位代表全部開除，吳芳吉亦係代表之一，後經教授出來轉圜，請求校長准許學生代表寫悔過書，恢復學籍。吳芳吉爲正義呼籲，他自己本人並無過失，拒不寫悔過書，結果被迫離校。他離校後苦無返川旅費，寄人籬下，痛苦不堪。他在「痛定思痛行」說：

「壬子秋月，流落京沽，乞人一飯，備我爲奴，主人昔者，與我託孤。謂我英俊，富貴無虞，今我無依，藐如薪樗。謂我夢昧，終爲蕤蕪。命我汲水，堅冰在途；命我炊爨，手凍不舒。再飯未已，厲色相覷；積薪爲枕；宿我階除。……」

民國二年他在平津飽受折騰後，決心從北平返回四川故鄉，走到武昌朋友們贈送他的旅費已全部用完，乃沿山峽走路回鄉，不得已爲旅客肩負行李，或行乞糊口，一直走了五個多月才回到四川江津，一路餐風露宿，置身巖牆，真有說不盡的苦況。他在「紅顏黃土行」說：

「嗚呼！人生如朝露，百年行樂奚足數。安得讀盡古今書，行盡天下路，受盡人間苦，使我猛省悟……」

苦讀有成 古人風義

吳芳吉自從回到故鄉，刻苦讀書，將生活經驗，發爲詩歌，遙寄向在北平讀書的好友吳宓，吳宓十分贊賞他的詩作，勉勵他努力進修必將成爲偉大的詩人，他得到吳宓的鼓勵，勤勉向學，專心寫作。

民國四年吳芳吉又隻身前往上海，入章氏叢書社任校對，不久離開叢書社，在上海落魄已甚，日食稀粥一盃，垂垂待斃，吳宓得到消息，立即匯款接濟。他在「上海行」說：

北風何凜烈，天寒陰且雪；棉衣破兮袂衣裂，寒氣入閣橫砭骨，手如冰兮足如鐵，蒙頭伏枕兮夢不發。側耳聽頭聽，主人炊飯熟；風送飯香上肩睫，空腸轆轤腸中結。

民國六年六月吳宓留學美國，行前函囑吳芳吉在國內專於詩學，努力創作，到美後又寄英國名詩給他欣賞。此時吳芳吉已返回故鄉江津，吳宓知道他生活困苦困難，在美發動捐款接濟，並立定公約：一、數目多少，各方自由認定，二、定期繳納，不容延緩。三、只盡自己之義，不問受者作何使用。四、永無酬答。俟吳芳吉能自立時，公議改組。吳芳吉有吳宓這樣的知己，算得上管鮑之交了。

民國七年吳芳吉赴永寧中學任教，特親往鐵灌山一觀婉容之墳墓，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國八年赴上海應中國公學之聘，任該校創辦的新羣雜

誌詩歌專欄編輯，於是寫出了前述不朽的名作「婉容詞」，有如「孔雀東南飛」的哀怨感人。

執教長沙女弟慕情

吳芳吉於民國九年轉往湖南長沙明德中學任教，兼任稻田女校國文教授，與友人劉永濟（弘度）、劉樸（柏榮）等創立湘君社，刊行「湘君雜誌」，聲譽雀起，吳芳吉的作品享譽遐邇，他每到女校，必聽到許多女生唱他的名作「婉容詞」。吳芳吉有詩詠此事云：

稻田女兒最矜奇，買得小吳作講師；
苦我縕袍廊下過，嘲人爭唱婉容詞。

莫唱我詞動我愁，南來隱遁幾春秋；
葦華落盡無遮掩，人比寒梅更畏羞。

湘女多情，吳芳吉居湘日久，他的學生某小姐與他通信論詩，久而生愛，竟有委身相從之意。但是吳芳吉是一位持身嚴謹，敦於禮教的人，吳芳吉作詩答謝他的這位女弟子說：

此間不合美人居，此間只合老樵漁；
一庭春樹啼黃鳥，半畝瓜棚讀古書。想像
應如君灑脫，相逢定笑我迂拘。杜陵詩句
平生賞，落落乾坤一腐儒。

此間不合美人來，此間窮巷北城隈；
鎮日生涯多借貧，平居交友只推埋。半生
貧困難為飽，華戶蓬門久未開。敗塌豈宜
邀上客，十年妻子但荆釵。

圍城飢民端坐待死

民國十四年秋，應聘前往西安西北大學任教，西安被劉鎮華軍包圍很久，城內居民餓死三分之一，吳芳吉集合在校學生講學不輟。後來城內十分危急，曾約同學冒險出城，不果，行李均為團兵奪去，回校待斃，許多人窮像畢露，勾心鬥角，奪米搶柴，他始終安之若素，認為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考驗。有一天他自認必死無疑，與學生柳潛相約，將所有衣服穿上，相扶至禮堂端坐等死，不料絕處逢生，有人送一盤米，師生又得苟延時刻。後來柳潛不幸終於先死，吳芳吉有詩哭之曰：「相約垂死際，冠服坐堂皇」梁啓超後來見到了這兩句詩，聽到了這段故事十分感動。

民國十六年吳芳吉已應聘東北大學任教，惟因父親生病回到四川侍候，父親死後喪葬事畢，前往成都大學任教。民國十九年前往重慶參與籌辦重慶大學。二十年受故人江津縣長谷醒華之邀，回鄉培植人才，擔任江津縣立中學校校長，整頓學風，樹立良好風範，不幸於二十一年五月九日因病逝世於校長任內。年三十六歲。

白屋詩人吳芳吉的偉大處，在於處世態度嚴謹，絕無所謂「名士風流大不羈」。他孝親愛國出自天性。他的作品「思故國行」「赫赫將軍行」「護國嚴述」處處歌頌讚美革命先烈犧牲奮鬥，為國盡忠。「紅顏黃土行」說：

「痛莫痛於亡國，哀莫哀於喪師，嗚呼，我國如睡獅，何當睡醒一振之。」

憂心祖國，溢於言表。他本立志作一長達十萬八千字的「國史詩」，以黃帝、孔子、孫中山先生為三部之代表人物，各以三萬六千字抒寫，

擬開中華詩歌未有之先例，不幸壯志未成，英年早逝。他在詩集自敘中說：「余既生於中國，凡與余之關係，以中國為最親也。余之經驗，悉中國所賦予也；余之詩，欲以中國文章優美之工具，傳述中國文化固有之精神。」

立志創作新體詩篇

吳芳吉一生的經歷，即是一部偉大的詩章，他不平凡的遭遇，正孕育了詩篇的成就，吳芳吉作詩不像「新月派」之全然歐化、胡適的純白話成吟；但他渾中西之所長，創為活潑自然的風格。他在「白屋詩稿」自敘中說：

「余以民國之詩，當有民國之風味，以異於漢、魏、唐、宋者，此格調之不能不變者也。吾國之詩雖包羅宏富，然自少數人外，頗病雷同。貪生怕死，欺老嗟卑，一也。吟風弄月，使酒狎妓，二也。疏懶兀傲，遁世逃禪，三也。贈人詠物，考據應酬，四也。夫嗜好所在，文章所生，如此類詩，非不可為，但不可廣。處今之世，應有高尙優美之行，適於開明活潑之際者，此意境之不能不變者也。」

吳芳吉詩的新變化體，又不同於近人西化的新體詩，他在自敘中又說：

「惟予所謂新詩，較新派之詩又有說者，吾儕感舊詩衰老之不愜人意則同，所以各自創其詩者不同也。新派之詩，在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使其聲音笑貌，宛然西洋人之所為。余之所謂新詩，在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略其聲音笑貌，但取其精神情感以湊成吾之所為。故新派多數之詩

，儼若初用西文作成，然後譯為本國詩者。余所理想之新詩，依然中國之人，中國之語，中國之習慣，而處處合乎新時代者。」

對文學革新的卓見

吳芳吉是不主張完全摹擬的，他在「還黑石山」詩說：

「禮異則從宜，文窮必變體；天行健不息，我詩何能已？哀彼妄庸人，新舊拘疆裏。未識眞面目，徒矜創與擬。新者疏不親，舊者沉不起。安行須正途，首除積習靡。」

吳芳吉對於新文學運動有所評論。民國六年由陳獨秀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掀起了「文學革命」的論戰，新派領袖為陳獨秀、胡適。附和者有劉復、錢玄同、傅斯年、羅家倫等，聲勢浩大，所向必摧，像舊派的林紓被攻訐得透不過氣來。吳芳吉於民國十一年在湘君雜誌發表一篇長達一萬八千字的「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因爲先有「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以後又有三論、四論等篇，對陳、胡他們的主張有所批判。尤其對他們言論偏激，動輒罵人，門戶之見太深有所批評。吳芳吉說：

「人倫之可貴，以其互助而樂生也，文學之演進，以前人後人之相續也。吾人之智，前人之賜也。前人之志，吾人之事也。前人所不逮，正賴後人以補之救之，何忍詬罵之也。吾人固有崇本守先之態度。」

「文學非政黨也，異己者雖多，理之所當然也。道並行而不相悖，可以嚴辨之，不可以排擠

之也。人之有善，若己有之，言當所以齊也。人之不善，亦若己有之，當思所以改也，惟有異己者多，益見文學之博大無方也，吾人故抱人我並存之態度。」

吳芳吉對文學革新所持態度極爲正確，因爲前人所留給我們的智慧有不安的地方，我們可以因時代改變而補充，決不可數典忘祖，連根拔除，甚而至於毀謗備至。例如民國七年新文學派諸人攻訐桐城派爲「妖孽」「惡魔」；罵林紓爲「不學

中外雜誌的精華。大千世界的寫真

王成聖等著 中外珍聞 第一、二集 合售一二〇元

第一集要目：王成聖：俠骨柔腸蔡松坡。開國珍聞。中外珍聞。綠林都督陸榮廷。王志恆：霧社事件面面觀。李逸儕：在吳佩孚空軍隊的回憶。梁子衡：人海萬花筒。張谷：詩人與總長。張樂陶：政海祕聞。鈕先銘：首都浩劫身歷記。楊森：爆竹一聲除舊、寶島春回憶瀘州。劉方矩：劍子手的下場。蔣君章：宋案真象。賴景瑚：何鍵和張治中、珍珠橋的懷念。錢歌川：博士古今談、男女之間。第二集要目：王道：九九日軍投降記。蔣君章：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郭岐：南京大屠殺。趙宗鼎：憶戰時陪都重慶。褚問鵬：羅卓英揚威域外。費雲文：戴雨農與鄭介民。喬家才：張敬堯故都伏法等傑作十餘萬言。一、二集合售一二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即將調整售價請速購閱

無術」頑固胡鬧」實在太過份了。如戴主一說：「罵與諸君辯駁之人且不可，而況不與諸君辯駁者乎？若曾國藩則沉埋地下不知幾年矣，於諸君何忤？而亦以「頑固」加之，諸君自視何尊？視人何卑？無乃肆無忌憚乎！是則諸君直狂徒耳。」（民國七年七月新青年五卷一號）

吳芳吉既不泥於守古，又不主張「全盤西化」，可惜他死得太早，不然對於中國文學之振興，必將有更多更大的貢獻。